四庫全書

子部

春明夢餘錄卷五十四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國子監

國子監在城東北即元之舊學洪武改為北平郡學永樂仍為國子學又改為國子監正堂七間曰彛倫堂元之崇文閣也中一間列聖幸學俱設座於此上懸勅諭五通東一間祭酒公座面南司業座面西堂前為露臺

臺南中為甬路前至太學門長四十三丈聖駕臨幸由之東西為墀諸生列班於此後堂三間東講堂三間西講堂三間藥房三間折而東為繩愆廳三間鼓房一間率性堂誠心堂崇志堂各十一間西為博士廳三間鐘房一間修道堂正義堂廣業堂悉如率性堂六堂乃諸生肄業之所東折而南為廊房九間門一間西亦如之太學門三間門東勑諭碑一通洪武十五年申明學制一通洪武三年定學規碑一通洪武初年欽定永樂三

年申明學規碑一通洪武十六年并三十年欽定廟學圖碑一通廟學規制地界四至丈尺盡勒焉正統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立外東井亭一又東為持敬門以入廟自中少北為儲才門以通啟聖祠土地祠及典簿典籍掌饌廳倉庫之路祭酒東廂亦由此入西井亭一又西為退省號門自西少北為廣居門以為司業入廂及諸生入號之路墀内雜植槐栢共二十株前為集賢門三間門前為通衢東西牌坊各一題曰國子監監衢東

西牌坊各一題曰成賢街彛倫堂後齋明所九間格致誠正號每號計三十七間嘉靖七年作敬一堂御製聖諭共碑七座前為大門題曰敬一之門祭酒廂房在亭東司業廂房在亭西會饌堂一所在監東北土地祠五間在饌堂門之右典籍廳五間在饌堂門之左典簿廳三間掌饌廳五間退省號及廣居門之西為天地人智仁勇文行忠信規矩準繩紀綱法度凡一十八號并退省房三連混堂淨房各一所

設官職事祭酒掌國學舉人貢生官生恩生功生例生譯生幼勲臣教訓之事司業為之貳脩古樂正成均之政令造以明體適用之學以孝弟禮義忠信廉恥為之本以六經諸史為業以升堂積分及格敘用之法而勵翼之不率者扑之不悛徙謫之以廩餼膳師生以力役給厨膳以賜予示恩賚以寧假悉人情以撥歷練吏事以考選汰冗濫歳中春秋上丁日祀先師則總其禮儀上謁先師幸太學祭酒司業執經進講有講章其屬有

監丞坐繩愆廳叅領監事諸師生怠教不率教及膳廩不潔並糾懲書識之而堅明其約束博士坐博士廳分經訓授助教學正學錄坐正義崇志廣業脩道誠心率性六堂專教誨嚴程課講說經義導納之規矩典簿典出納文移受支金錢為師生饌季報諸生課業倣書以聽於翰林嵗杪奏上典籍掌經史子集及制書掌饌掌飲食於是禮部翰林詹事春坊司經局若國子監官遞相流通而遷補因之獨華重矣

治天下之大法曰學校農桑而學校尤其本也教化出馬天下未有不教不化而能治者也其制莫詳於周畧約言之制於虞曰上庠於夏曰東序於殷曰右學養國老在馬於虞曰下庠於夏曰西序於殷曰左學養庶老在馬皆太學也周人修而兼用之虞學曰米廪以養庶老冬讀書在馬夏學曰東膠以養國老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在馬殷學曰瞽宗以祭樂祖春誦夏絃秋學禮在馬皆太

學而統之曰辟雝辟明雍和言學也者所以明和天下也又水環澤宮之丘如璧然曰璧雝亦曰成均以成其德性均調其過不及而名也膠言在郊必於郊於澤中之邱欲耳目不雜安其處而無異慮也故亦曰澤宮王擇侯國所貢士與大射其中簡馬國大事出征執訊受脤獻馘在馬其侯國命立學亦於澤而頗損其制環水如半璧曰泮宮故瞽宗東膠辟雍成均其實一也皆天子設太學以

教於國者也古聖王之所甚重也故人生十年曰幼學於家學於家者就外傅而學之塾也學書計學幼儀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是也二十曰弱冠簡其秀而學於鄉學於鄉者學於庠序校也始學禮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内而不出其學也三十壯有室大司徒簡其秀而學於國大樂正造焉小樂正大胥小胥贊焉朋友移焉四術四教春秋禮樂冬夏詩書其學也蓋九年而博

學無方知明强立矣而後可以材諸位於是乎大
樂正簡而進之王升諸司馬故四十曰强而仕而
論官辨材始此也
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
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
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
之節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為君則君
為臣則臣為父則父為子則子董仲舒曰王者正

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故養士莫大乎大學大學賢士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徃徃而絶也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攷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附元人吳澂國學碑記國朝以神武定天下我世祖皇帝以武之不可偏尚也廣延四方耆碩之彦

與共謀議遂能裨贊皇猷修舉百度文治浸浸興
馬中統間命儒臣教胄子至元間備監學官成宗
皇帝光紹祖烈相臣哈喇哈遜欽承上意作孔子
廟於京師御史臺言胄子之教寄寓官舍隘陋非
宜奏請孔廟之西營建國子監學以御史府所貯
公帑充其費逮至仁宗皇帝文治日隆僉謂監學
櫝藏經書宜得重屋以庋有旨復令臺臣辦集其
事乃於監學之北構架書閣閣四阿檐三重度以

工師之引其崇四常有一尺南北之深六尋有奇東西之廣倍差其深延祐四年夏經始六年冬績成材木瓦甓諸物之直工役飲食之費一皆出御史府雄偉壯麗煥然增監學之輝名其閣曰崇文英宗皇帝講行典禮賁飾太平文治極盛矣臺臣請勒石崇文閣下用紀告成之歲月制命詞臣撰文臣澂次當執筆今上皇帝丕纂聖緒動遵世祖成憲於崇儒重道惓惓也泰定九年春誕降俞旨

國子監立碑如臺臣所奏臣澂謹錄所撰之文以進臣聞若古有訓戡定禍亂曰武經緯天地曰文武之與文各適所用然戡定禍亂用於一時而已經緯天地則亘古今不可無也何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人與天地相為經緯則亦與天地相為長久而可一日無也哉我世祖忽忽用武日不暇給而汲汲崇文惟恐或後此其高識深慮度越百王宏規遠範垂示萬世以為聖

子神孫法程夫豈常人所能測知蓋創業之初非武無以弭亂守成之後非文無以致治武猶毒藥之治病病除即止文猶五穀之養生無時可棄也有文治之君必有文治之臣文治之臣苟非教習之有其素彼亦惘然孰知文之所以為文者故建學以興文教暢文風涵育其人將與人主共治也斯文也小而修身齊家大而治國平天下言動之儀倫紀之敘事物理義之則禮樂刑政之具凡燦

然相接煥然可述皆文也古聖賢用世之文載在方册不考古人之所以用世不知今日之所以為世用者也然則聖朝之崇文豈虛為是名也哉閣之所庋古聖賢之文也立之師使之以是而教設弟子員使之以是而學教之而成學之而能則游居監學者濟濟然彬彬然人人閑於言動之儀察於倫紀之敘博通乎事物理義之則詳究乎禮樂刑政之具他日輔翼吾君躋一世文治於堯舜三

代之盛由此其選也夫如是其可謂不負聖天子崇文之明命休德已若夫不能潛心方策真有得於古聖賢之所謂文而涉獵乎淺末炫燿乎葩華曾是以為文乎上之所以為世用者蓋不在是臣澂再拜稽首而獻頌曰皇元肇興於赫厥聲天戈所指如雷如霆聖聖繼承六合混一威命遠加丕冒出日神謀英畧敷遺後人征誅以義持守以仁既成武功大闡文治遵道隆儒勸學講藝京師首

善教胄設官孔廟巍巍四方來觀執法之臣職務糾慝爰矢嘉謨稱我文德於廟之西黌舍翬飛於黌之北傑閣雲齊其閣伊何有經有史廣采旁羅有集有子昔在中古郁郁乎文式克至今用宏茲賁詵詵多士被服聖術鳳翥鸞翔虎炳豹蔚維身之章維國之光匡扶盛化上躋虞唐民物阜蕃禮樂明備允顯崇文昌運萬世

國子師

明興之初未即正位即建國子監興學以元國子生梁貞為太子賔容兼祭酒掌監事倣周制以六德六藝訓廸務底於成有異才出類者即奏聞擢用之初國學既建諸博士皆就職胄子在内府者令布衣高啟謝徽教之至是諸生方序立右順門内貞傳旨下勑諸生出受業太學既而以學制未廣諭中書省曰太學育賢之地所以興禮樂明教化賢人君子所自出古帝王建國以此為重今太

學雖建齋舍畀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學舍必髙明軒敞俾講習有所游息有地庶達材成德者有可望焉廟成上幸學行釋菜禮初禮部奏增國子生上曰揚雄言務學不如求師師得其人則材盛不得其人廣生徒何益今民間俊秀可充選者甚衆而祭酒之人卿等其為朕詢采天下通今博古才德兼備足為人師者以名聞於是起致仕尚書侍郎及四輔官驛召至皆手勑署祭酒司業

官十四年以文淵學士宋訥為祭酒勑諭之曰太學天下賢士所關禮義之所自出也自建學而來歷選師儒以居迄今未臻其效豈士習之難變與抑師道之不立莫為變與此朕所夙夜究心者也卿宿學耆德茲特命為祭酒尚體朕志使諸生有成士習丕變庶國家有頼焉時初設學學徒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上令曹國公李文忠以勲臣親重領監事助繩糾訥性嚴重不妄言笑以矩矱自

撿撫士恩義並至恒寢食堂廂房不休沐私第諄
切訓諂不遺餘力而上時時召與問對亦時時至
太學臨觀一日上召問卿昨午默坐廂房色頗厲
何也訥頓首言臣荷皇上恩厚念欲為國家效犬
馬竭力造士昨生徒有造次步傾跌失容者皆臣
不能教廸所致故靜自刻責上嘉歎訥頓首曰主
臣犬馬臣動息聖明何從知上曰朕欲時見卿念
學事煩不欲為數數故遣畫工圖卿像以來因出

像示訥訥感泣頓首謝訥滑縣人舉元進士知鹽山縣徵為助教陞學士內閣轉祭酒能躬修教率規繩整肅故其時國學人才卓有可觀

永樂三年諭禮部申明國學洪武舊規俾師教無闕士學有成庶幾國家得賢才之用時以內閣胡儼為祭酒儼南昌人以舉人授華亭教諭薦知桐城入為檢討入閣以其學行堪為師表出為祭酒率以身教士心翕然嚮慕上北征以祭酒掌翰林

院事太子賓客致仕自處淡薄衣食僅足方岳重臣俱待以師禮宣德後以師道著者北為李忠文時勉南為陳祭酒敬宗於是有南陳北李之稱時勉崇廉耻抑奔競别賢否為勸懲士習丕變諸生數千人開導訓誨語經義必窮旨趣俾涣然領解諸生有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為賑給仁義之風行矣督諸生學甚劬旦五鼓令起誦讀夜漏定二鼓方敢寢時潛行省其勤惰

一時人士皆感奮興起共誦稱之曰天地之量父
母之心太師英國公輔偕侯伯二十餘人請告詣
國子監聽講既至時勉令諸生各講五經一章講
罷燕飲酒諸侯伯咸讓坐惟英國公以耆年與祭
酒抗禮餘皆列坐諸生雅歌投壺如古儀迨暮乃
散蓋其風也敬宗力以師道自任嚴條教革舊習
勵諸生於進學成德朁宗之政肅於朝廷僚屬挾
忿私有詆誣周文襄為草疏申理辯少亂敬宗曰

不可被誣事小欺君事大持不上而事亦竟白時大閹振權重震天下時勉特與抗禮振生日諸大臣皆往賀又獨否振恚遣人日廉迹其過莫得也彝倫堂故有大樹時勉嫌其一面陰翳頗妨諸生班稍伐其傍枝振以為擅伐官樹供私爨遂矯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俱逮方逮時時勉方坐東廂考業錦衣官校猝至掩卷起免冠受桎梏諸監生皆眙愕失次時勉神色自若呼諸生前徐語曰

某人某處講是某處非是某勝某縷縷如平時因顧囑僚屬令終事乃行已矯旨荷校國子前校重百斤時勉㕓老不任校憊甚諸生司馬詢等百千人伏闕請寛宥有石大用者獨奮請以身代㑹事聞皇太后乃得觧尋致仕去而敬宗考績至都下不詣振振以禮幣求書程子四箴走筆書而歸其禮幣竟不往故官太學者二十餘年竟不調敬宗意豁如也葢一時風尚肅正者如此

弘治中詔起侍講謝鐸為北祭酒僉事章懋南祭酒皆宿儒懋以父喪力辭特旨為增置司業一人署監事以待以編修羅欽順為之聽懋終制日赴官時士多放逸有差撥爭先者欽順念以為放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精稽考公予奪鎮之不能持甚力而謗作已乃肅然及懋至與謹矩度尚德化勵廉耻明道術著功令祁寒暑雨具冠服危坐終日以聽事諸生翕然日執經質疑

問業人人自以為得師也鐸先後祭酒兩雍律已率人皆嚴立規約監故有羨金為祭酒費鐸盡籍於官均贍僚屬搆東西樓刻經史列其上北監廟街湫隘益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襚皆羨金不自私一錢

師道立則善人多國子祭酒司業非他官比也昔皆以德望素著者為之如宋訥以文淵大學士胡

儼以内閣侍讀李敬以致仕刑部尚書陶凱以禮部尚書出為湖廣叅政致仕白為祭酒尋復以叅政致仕何鐸以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樂韶鳳以兵部尚書改侍讀學士拜國子司業陞祭酒劉崧以致仕吏部尚書為司業弘治正德中蔡清王鴻儒俱以致仕提學起拜王雲鳳以提學内轉嘉靖中殷邁屠羲英成憲以太常卿轉周怡以給事中建言謫隆慶初起山東海道遷國子司業不拘資

品惟主得人故成賢之地於斯為盛即博士學正亦必簡宿學碩望者以充其後往往補館職列坊局已乃寘内臺此真足為王者之取法也

洪武中上以公侯子弟在太學者多驕慢不習訓詔曹國公李文忠提督國子監是以國公而理太學事也二十九年因學正吳啟言上命魏國公徐輝祖率禮部翰林院官詣監考試諸生等第吏部以次錄用是以國公而試太學士也洪武中起致

仕刑部尚書李敬為國子祭酒致仕試吏部尚書劉崧為司業是以尚書而起太學官也其時太學之重如此

附元人以許教官衡改授國子祭酒詔懿德素全經學洞貫視聽言動皆合禮宜進退周旋舉皆中道所在潲禦寇之屨疇非趨董子之帷宜處成均以全樂育可特授其官務講明於聖道為矜式於國人元人初立國學即得一代大儒而為之師詞

臣王惲嘗云至元七年命許衡為祭酒選朝中貴近子弟令教授之不滿五歳其諸生俱能通經達禮彬彬然為文學之士及其入仕皆明敏疏通果於從政其成效彰彰如是真開國之盛事也元能有國百年豈偶然哉

監規

洪武十六年定監生三等髙下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

升修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者方許積分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内科詔誥表一章季月試史策及判語二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省者與半分文理紕繆者無分歲内積至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業有輪差於内外諸司俾其習於政事半年回學晝則趨事於各司夕則歸宿於齋舍優游之以歲月琢磨之以義

理約束之以規法廪食學校則俾其習經史歷事各司則俾其習政法遇大比科許其就試其為教法可為本末兼舉矣

積分之法始於宋備於元按元延祐初齊履謙在國學行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遞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為私試詞理俱優者為一分詞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為高第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此即宋人積分之法而節目稍有

不同至明一依其制

禮書李時曰國初監生俱由廣業堂肄業積漸升率性堂始得積分故天順以前監生必作養十餘年然後撥歷後積滯人多節將撥歷歲量減至弘治八年國子監有坐班人少不敷撥歷之請本部尚書倪岳題稱權宜救弊之法有二增貢額以足坐班生徒議差歷以久坐班歲月擬將府學歲二貢州學二歲三貢縣學歲一貢行四歲而止其各

衙門歷事三月考勤之後仍歷一年其餘寫本一年清黄寫誥清軍清匠三年以至出廵等項俱如舊例日月為滿今國學缺人視弘治時為甚所有前項事例似應叅酌舉行得旨在監坐班人少皆因近來將歷事日月減少而雜歷長差等項增多既天順年間十年以上方得撥歷今乃未及一年已僉緣撥出大壞祖宗教養之法吏部查各衙門歷事舊額人數明白開奏著為定例不許仍前濫

撥及今出限寫本無名差用各項歷事月日俱照
倪岳題准事例滿日方許更替凡歷事及出廵奏
內既該監生監生僉名一應事務許其公平議論
舉察所司姦弊以稱祖宗設立歷事深意以後考
選歲貢入監務遵舊規由廣業堂漸升率性堂然
後積分出身果有才學超越奏聞擢用貢額不必
增恐致異日選法壅滯其監生給假者趣復班
禮部題教世胄疏該兵部咨該本部題國子監司

業兼司經局較書王同祖奏內開一曰教世冑臣請自今公侯伯子弟年十八以上者該部具名上請送監讀書習禮本監仍每名選撥友伴監生二名與之講學相資薰陶規勸每五日一赴監候諸生立班定友伴引至堦下恭揖而退侍立兩傍以觀揖讓周旋之節候堂儀畢赴廂授書講習其有不率教者憑本監堂上官奏聞區處三年之後學有成效者本監奏聞該部註記候異時襲封之後

有所委任據以甄別賢否等因奉聖旨該部知道
該本部查照節年事例議擬覆題勲臣之家子孫
得以承襲爵祿或遇蒙任使管理軍務責任匪輕
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言立教之不可不早
也況公侯伯子弟出自膏粱素養富貴易生驕惰
苟非預養而善教之欲望其能不變於習而成其
德也難矣我國家慎重典禮凡將官子弟年幼者
送監讀書見諸洪武五年成化弘治年間節經舉

行皇上嘉靖元年又因該部建白申明前例題請
凡公侯伯等爵無分已襲未襲已任未任年三十
以下十四以上通行查出開送本部轉送國子監
行祭酒司業將大學論孟諸書相舉點授令其在
家講讀仍每十日赴營觀操等因嘉靖八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題奉聖旨已經通行去後今本官奏
要疏名上請送監備諸勸典無非修明禮教至意
相應議處合候命下將見在公侯伯等爵及應襲

子弟年十四以上三十以下未任者通行查出備具年甲籍貫逕自開送禮部類具姓名上請分送兩京國子監照依嘉靖八年題准教法分撥習禮肄業等因題奉聖旨咨部送司隨准後軍都督府手本開送襄城伯李應臣等前來案呈到部理合疏名上請伏候命下本部將各爵具劄送國子監肄業行令本監堂上官查照嘉靖八年題准事例教習務俾學有成效庶文武兼濟他日可備干城

之用而不墜其先世閥閱之風矣

祭酒呂柟疏歲貢入監即古鄉舉里選六德六行六藝之士故禮稱四十強仕道明而德立近年有歲貢二十上下者其德行焉考甚且禮讓未嫻遇事莫名各提學惟取詞章不顧行檢遂使質樸淪墜乞勅該部轉行提學官當歲貢期於食廩年深二三名內遵照祖宗卧碑參取德行必注其平日某德某行縱無完人庶幾近實所校文惟取其不悖經傳理明辭

達而止不專於富麗有蹈襲六朝人語奇怪難讀者俱從黜落而遐荒鄙邑亦取士以充用昭聖明一視無外之心又舉人在監本以觀光皇極薰陶德性今查在監實數天下之廣僅止二三十人蓋自會試之後支稱他故駿奔原籍有志者固不廢學餘多交際郡邑開治産業侵陵鄉曲比及試期方攢監簿計水程用規撥歴未仕若此居官可知已勅該部稱已未入監告回舉人移文行取違限

作曠計月加曠不許會試之條庶士類知儆衆向於學矣納銀例貢近奉欽依聽其依親原籍與考科舉此以待志士可矣其無志者一旦還里抗揖守令兼服商賈肆行鄉閭他日入官殃民非淺乞勑該部將依親例貢行各提學官考行業類報其逃監及患病給假三月之外許臣查治重則奏報削其名籍夫士必知古斯可通今儀禮一書乃成周致太平之具世行髙堂隆所傳十七篇宋儒楊

復為之圖觧皆可習行近臣等選諸士按圖學步自冠射鄉燕至士相見諸儀使士子閑於周旋進退之節養其中正和平之氣而此書稀少靡所正據禮樂諸器舊多未完乞勑該部重刊禮儀並造前項禮樂諸器以便諸生游業准古大雅鼓鐘辟雝周禮樂語之義

生徒

宋慶歷四年判國子王拱辰言漢太學千八百間

生徒三萬唐六千二百間今國子監房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乃改建太學增同舍生二百猶未及漢唐之盛也明制太學號舍與宋相倣當教典方興生徒或至三千後人數蕭蕭非初制矣郭正域云謹按往牒洪武四年詔選府州縣諸生俊秀者入國子監得陳如奎等二千七百八十二人二十六年監生悦慈等八千一百二十四人永樂十九年監生方瑛等九千八百八十四人宣德四

年監生程憲等四千八百九十三人正統十四年監生金聰等四千四百二十六人景泰五年監生黄夢麒等五千一百七十九人天順八年監生徐福等五千八百三十三人成化二年監生任蘭等六千二十人正德三年監生洪濡等一千三百二十六人嘉靖十九年監生徐甸等二千一百五十一人及至今日寥寥如此非所以風四方示後世也

初建國學令品官子弟及民間俊秀充國子學生於是有官民生之目自一品至七品皆得與敘蔭皆謂官生民生則郡縣中諸生論其秀而歲升之者也洪武三年始設科舉士五年選會試下第年少質美者令入學皆曰民生當是時啟教雖弘而任官不易非强學登科則積分將至十餘載而後得歷事授官成化初始詔三品大臣以上子孫許一人送監照監例出身蔭而得舉復得以次子補

廕而自洪武來死王事者之嗣時有特廕其經筵
儲邸講導之臣有稽勞叙廕邊境大臣以功廕皆
曰恩生邊境豪長以及海外君長梯航相望遣子
入學附之官生其勲戚習讀肪自洪武初令公侯
伯及武官子弟承襲者入國學肄業是時蓋二百
餘人景泰天順間戚畹諸公主子孫聽乞恩入監
成化十年令公侯伯駙馬初襲授者送監讀書習
禮祭酒依學規教之不率者奏聞今上設禮部主

事一員專教駙馬因不復入監

明初人才輩出太學為盛朝廷所用内而臺諫外而藩臬率以授太學生之成材者自正統以後此制遂廢嘉靖八年廷議復申祖制三途並用於是以舉人監生孫翥為給事中舉人監生阮徽歳貢監生張澍為監察御史及萬歷初張文忠居正秉政屢申飭而未能行也

洪武時國子生殷敏選入武英殿紀事授監察御

史蓋其時儲養國學有出使歷事之任又有大本堂讀書武英殿紀事等清要之責故賢才輩多出其中

國子生往往有上書諫諍者弘治十一年三月監生汪鎔劾大學士劉健李東陽上下鎔詔獄健等疏力救得釋天啟七年十月監生胡煥猷劾大學士黃立極等下法司諸公救不力上意不深罪之也得以贖論四相繼去三相皆極辯而李高陽獨

引罪不辯人稱其得體至涂仲吉救黄中允詞氣侃侃廷杖遣戍可稱朝陽鳴鳳矣

納粟

崇禎五年十二月諭朝廷分職設官原以任賢用能非可别開倖濫其典制所載納粟輸貲並與選授止為科目正途之外未盡之才因以此鼓舞俊秀招徠急公立法未嘗不善乃十餘年來軍務煩興羣議足餉計臣屢經條奏事件從此頻開雖俯

從士民好義之心少助國家師徒之費然而一時偶屬權宜事久必滋弊蠹吏途紛雜名器混淆有貲即可博官才品俱在勿論甚而儼然民牧掊克取償階厲尤為不堪朕方欲慎稽流品撫恤痌瘝而開納不除則源之不清流何能潔茲特諭爾戶工二部從今為始將近年新開各項事例盡行停止其以前曾經納過者准與照例序選此後不得再行援納仍將議停欵目開列明白奏請裁定傳

示吏部遵守不許朦朧影借致滋銓獘

馬文升疏仰惟我皇上法古為治凡庶官用人惟由科目出身進士舉人及歲貢監生得以除授此外雜流者不得並用前時三年大比各布政司設科取士鄉試所取舉人不多會試進士亦為有數其歲貢生員每府一年貢一人州則每三年貢二人縣則每二年貢一人其歲貢生員入監後不數年即取歷事通共不過六七年吏部就為選用在

部聽選舉人監生無淹滯久積之患所以年未衰老志亦清明一旦任官知守法度罔敢貪汚迨至天順年間憲臣建議起送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生員送監讀書奈各生員夤緣作弊有方三十五六或方三十者亦作四十起送赴京之弊通有五千之上既而陜西邊情緊急缺戰馬又許生員納馬入監讀書其納馬之數又有七千餘名以後四川陜西地方荒歉軍民缺食乏糧賑濟守臣具奏

又開生員上糧亦許入監通前共有數萬中間多係幼男自來不曾在學讀書既作監生須撥歷事其舉人監生雖年壯氣豪者亦與彼一同挨次取選始終二十餘年方得出身長者老耄壯者衰弱家道貧難未免負債於人授官到任債主相逼因此負人財物豈能展布行事所以官不得人民多受害至今未選納粟監生尚有七千餘名大壞選法壅滯人才率由於此本部雖有奏准不許生員

納粟入監事例一遇兵荒府藏空虚未免又要奏開况蠲富民之徭役以重困窮民所損國體甚大不可不嚴為禁止

監例

洪武中欽定官吏監生會饌之制掌饌預備椅桌器皿於饌堂祭酒南向司業北向監丞博士六堂等官東西向坐諸生分東西班坐其後大約膳夫一人管監生二十五人饌先食則鳴鐸傳唱曰食

不語坐必安日以為常十五年命凡監生正妻月支米六斗監生有家人者三月至十月日支米二升二合六勺十一月至二月日支米一升九合二勺監生俱給冬夏衣工部製衣被十三年准監生讀書燈油每人月一斤課倣紙月大書三十一張小書三十張造保安堂處監生疾病者病故給殯殮銀行文順天府支給及行兵部起關應付

春明夢餘錄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春明夢餘録卷五十五 六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　梅

校對官中書臣汪日章

謄錄舉人臣徐秉文

春明夢餘錄卷五十五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府學

順天府儒學在城東北國學之南洪武中以元國學為北平府學永樂定鼎仍為國學改報恩寺為順天府學初有僧游湘潭募造報恩寺尚未安像明師下燕戒士卒毋得入孔聖廟僧倉皇借宣聖木主置殿中後不敢

去遂以為學其地元之祟市也文文山授命焉東有祠西有館曰教忠再西有坊曰育賢

諭旨

明太祖初年詔曰惟致治在善俗善俗視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化為君子教化廢中才不免于小人近北方散亂人鮮務學其選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往各郡分教使人務學而興林又輟翰林院脩撰檢討為郡學官已復令按察司精考儒學

官不稱者送部别調又詔各布政司府州縣官舉秀才人材必會同境内耆宿長者訪求德行道藝著聞州里之人以充從隣里保結命有司驗實盖重薦舉而先德行儼然成周造士之法也

提督學校官勑諭原勑萬歷初改

一學者讀書貴乎知而能行先將聖賢經書熟讀背誦牢記不忘又從師友講解明白俾將聖賢言語體而行之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不許

徒務口耳之學將來朝廷庶得真才任用

一為學功夫必收其放心主敬窮理毋得鹵莽間斷其餘脩已治人之方義利公私之辨須要體認精切庶幾趨向不差他日出仕方能顧惜名節事業可觀

一習學舉業亦窮理之事果能精通四書本經便會行文有等生徒不肯實下工夫惟誦舊文意圖僥倖出身今宜痛革此弊其所作四書經義策論

等文務要典實平順說理詳明不許浮誕至于習
字亦須端楷庶不乖教養之意
一學效無成皆由師道不立令之教官賢否不齊
先須察其德行考其文學果所行所學皆善須禮
待之若一次考驗學問踈淺及怠于訓誨者姑戒
勵之令其進學改過若再考無進不改送吏部別
用其貪淫不肖實迹彰聞者不必考其文學即送
按察司直隸送巡按御史問理吏部別選有學行

者補其缺

一師生每日坐齋讀書及日逐會饌有司簽與齋夫膳夫府學膳夫四名齋夫八名州學膳夫三名齋夫六名縣學膳夫二名齋夫四名不許違悞缺役

一生員考試不諳文理者廩膳十年以上發附近去處充吏六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增廣十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六年以上罷黜為民未及六年者量

加決罰勉勵進學

一生員之家並依洪武間例除本身外户内優免二丁差役有司務要遵行不許故違

一凡廵視學校水路乘驛舟陸路乘馬仍於本司帶書吏一名隨行陸路與官驢俱支廩給

一府州縣提調官員宜嚴束生徒不許出外遊蕩為非凡學内殿堂齋房等屋損壞即辦料量工脩理若恃有提督憲職將學校中一切合行之事推

故不行用心整理量加決罰懲戒

一所過之處遇有軍民利病及不材官吏貪酷害人事干奏請者從實奏聞

一本職專督學校不理刑名如有軍民人等訴告冤枉等事許受詞狀輕則發下所在有司問理重則送按察司直隸送巡按御史提問

一科舉本古者鄉舉里選之法今南北所取舉人名數已有定制近年奔競之徒利他處學者寡少

往往赴彼投充增廣生員詐冒鄉貫隱蔽過惡一
概應試所在教官徇情以為己功其弊滋甚今後
不許違者聽本職及提調科舉官監試官拿問
一布政司按察司官及廵按御史不許侵越提督
官職事若以公務至府州縣亦當勉勵師生勤力
學業不許推故不理若提督官行止不端許廵按
監察御史指實奏聞
一所轄境内遇有衛所學校一體提調整理武職

子弟悉令其習讀武經七書百將傳及操習武藝其中有能習舉業者亦聽科舉

一各處歲貢生員照例將食糧年深者嚴加考試不必會官如果年深不堪充貢就便照例黜罷却以次者考充務要通曉文理方許起送赴部

一廩膳增廣生員已有定額廩膳有缺於增廣內考選學問優等者幇補增廣有缺於本處官員軍民之家選擇資質聰敏人物俊秀子弟補充不許

聽信有司及學官徇私作弊若有額外之數須嚴加考選通曉文義者存留待缺不許將不堪者一槩存留躲避差徭

一古者鄉閭里巷莫不有學即今社學是也凡提督去處即令有司每鄉每里俱設社學擇立師範明設教條以教人之子弟年一考較擇取勤効仍免為師之人差徭

一師生於學校一切事務並要遵依洪武間卧碑

行不許故違

崇禎六年癸酉二月初三日上諭祖制設科取士專為致治求賢近来士習日偷貢舉失當人才鮮少理道不張由督學教諭訓導各官董率乖方培養無術盡失舊制初意以致朝廷不獲收用人之效朕思士子讀書進身乃人才根源必宜首重德行幼學壯行如生平果係孝弟廉讓自然做官時不貪不欺盡忠竭節何必專工文藝據會典及提

學勅書內敦尚行誼以勵頹俗不專論文優劣開
載甚明近通不遵行至小學諸書乃州縣各有社
學原欲養蒙育德敷教儲才近来全不講論興舉
其士子自童時入塾以迨應試登科只以富貴溫
飽為志竟不知立身脩行忠君愛國之大道如此
教化不明士風吏治安得不日趨卑下朕惟祖宗
朝求才用賢原不盡拘科目至考試文義正欲因
言徵人亦非專尚浮詞務華遺實今欲祇遵祖宗

制起敝還醇童生必先入學遇試先查德行自儒童以及鄉會須有實跡方許入場異日敗行考官挨論又教官為士子師長化導寂親舊制甚重近皆以衰庸充數教術全廢此尤士風不正之源令該法興起著吏禮二部同都察院及該科詳議明確具奏至海内之大豈無潛脩碩德純孝鴻才清志剛方實堪大用者更宜特拔一二以示風勸至於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應令先歷推知并著

酌議来行

江陵項氏曰學制之可見于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闢則既然矣有虞氏始即學以藏粢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則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葦矍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學之

音則校校之義則教也周人脩而兼用之内即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其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郊言其地璧言其象皆今古假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宫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于是四代之學達於天下

正統中禮部請兩直隸勅御史十三省按察司勅

添設副使或僉事提督學校成化中勅提學各分
督所屬官簿錄諸儒生德業為三等德行優文學
贍治事上者為上等有德行而經義治事稍劣者
次之即經義優治事長而德行玷缺者列下等歲
課月考非上等毋得應貢舉欲務士于本實而例
廩生考黜者俱追廩為民父兄咸憚愲不務子弟
於學提學御史閻禹錫請停追廩學乃興當是時
陳恭愍公選督南畿學言稱古昔動必禮則先頒

冠婚喪祭及射儀于學宮令歲時肄業訓生徒一主於躬行以變革浮習所廵行不居公府居宿于學宫端黙危坐以率之已而見諸生周旋磬折絃管豆登洋洋翼翼也比入夜齋館燈燭如白晝咿唔之聲鏗然選時以二燈前導省勸之郡士競奮前後三年章縫士未嘗見其變色之語折箠之威即輿皁不施也其教人必本諸文公小學書以達於四書五經及通書西銘性理諸書諸生翕然孚

化畏信如神明既去思之如父母以憲副督河南廣東學一如南畿時為國朝督學使者之冠

明初重督學之選其盛時未論迨正德末御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急受欺不悔副使李夢陽伸士節振萎習士誦義不休其後督學官稍輕柄其任者非必有卓行實學厭士心如異時高者虛談沽譽劣者安祿養交下者至開倖門聽請託不忌又巡歷或二三歲乃一至至不

過浹旬月獨品所爲校試一日文而止不復閱行能考察他道藝即甄考德行亦獨案郡縣學官所報三等簿奬汰之不復有案質甚乃憚廵行勞苦獨高坐引日月至大比獨委府州縣類考而合試之故士習刓而人騖於奔趨

明初重學官之選往往取耆儒宿學以充後科目法行取舉人登副榜者選授凡國家推選坊局纂脩典籍會試校文必與焉其經保薦及九載處優

考者類得授翰林院科道部曹官于陟陞無等故廷臣薦士以起家學官為美談後久刓弊師儒之職益輕副榜舉人不屑就而貢生年稍邁若貧困甚者乃甘心焉因取充位精力倦于鼓舞而學術紕謬無能為諸生先奔走有司結富豪以苟得而於月考課及上下三等簿率以貰不復問行能蓋冗𣫍甚矣

禮部尚書沈鯉疏竊惟教職之親士與有司之親

民一也今天下有牧民之官而無教士之官葢所謂教授學正等職者徒取備員實於弟子無分毫授受之益雖亦三年大比每歲貢士未嘗乏人而求其成德達材以著作人之效者則杳乎其未之聞也夫人材風俗出自學校為治忽理亂所係可任其廢壊不脩至此乎臣等職專風化責有攸歸竊欲稍為振拔使知自奮無所容其督責之法惟慎其選除優其遷轉以示鼓舞作興之意使由科

目出身者不薄此而不為貢途出身者不畫地以自限庶幾師道立而學政之脩舉有日矣請自萬歷十七年為始新科進士有願就教職者免其自行陳乞具呈辦事衙門移文吏部代與題准即與除府學教授教授三年查果稱職原係二甲者陞各部主事係三甲陞推官知縣俟其歷俸三年將前教職舊俸准折有司年半與初選推官知縣歷俸四年半者一體推陞行取其三甲進士有願久任教

職以終作人之效者許于就選之日具呈莱候待其六年經陞各部主事三年者陞國子監博士等官如有雅意作人如塾師之于子弟日課月程多所造就及能贊助有司脩明教化有移風易俗之效遇該內轉與相應部分遇該行取則通論功績所以優進士教職者似應如此夫其守選未及者得免於淹滯之苦而政體未諳者可習見有司之事或遇該鄉試之年則聘取同考不患乏人斯其

所以優之者又不在遷轉之間而已矣會試副榜舉人及下第乞恩就教者本為貧而仕者居多乃當臨選之期有持兩端不決者何也葢年長而願就教職者本利于推陞之速年青而有志進取者又惟恐推陞之速此其情之不同有若是相反者不可不從其兩便也請自今以後凡舉人就教者俱經會試一次方與推陞有司如就教之後會試不第而仍願久任教職以終作人之效者許具呈

案候准其再一會試方與推陞惟已經三次者不准其餘仍照常推用若有造就人才脩明教化如前項所稱功績者三年以上陞司務博士知州九年考滿起送到部者陞各部主事大理寺評事府同知所以優舉人教職者似應如此夫進士舉人就教者多則教授學正可悉得科目出身者而用之縣學教諭雖不盡然亦宜選訓導之有賢聲者以充其任蓋掌教得人則一方學政有為之綱維

者故尤宜慎選矣貢生教職視科目出身者常多數倍乃近年以来則一任分教再任掌教概從劣轉彼既無可欲之勢以誘其前而又有患失之心以隨其後未有不甘心自棄者故學政之壞由貢途居多而鼓舞作興亦宜于此輩加意也合無貢士教官查有稱職者除春秋兩季照常序轉學職外其雙月大選遇該推陞之時亦查其年力精壯考語特優者與一體推陞有司九年考滿起送到

部而著有前項功績者陞知州助教其各該撫按
薦舉教職者亦特許寛其人數仍于薦本中以其
資格分為三叚示不相掩如云某以上係進士出
身某以上係舉人出身某以上係貢士出身斯不
得偏右科目致枉公論以消沮貢士之氣所以優
貢士教職者似應如此夫待之優則人知自奮而
師道可立學政不患其不脩矣至於有司改教近
年事例猶有可議者葢凡撫按官論劾有司而欲

存一線之路者必曰操守猶未大壞學問尚爲可師夫曰守未大壞非果不壞特惜其履任之淺也曰學爲可師非眞有學特借此以爲之名也審如是則教士以貪而已矣何重民而輕士如此也合無自今以後論材力則姑准改教犯操守則降調閑散不許概與教職以溷學宮亦補偏捄獘一事也伏乞勑下吏部覆議上請俯賜施行臣等幸甚

桂文襄萼疏臣聞先王之教民也因天地之性順

人物之生分土授職統之于鄉州黨族閭里而導之以孝友睦婣任恤教不出於畎畝而行不出于彝倫管敬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昵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此之謂也漢書餘子遣入序室所謂餘子父在則子餘兄在則弟餘故天下生員皆名子弟其職在入孝出弟而所以教之者莫切于出作入息之期後世歧教養之政而二之教者不知養養者不知教以致學校之獘考德行

不求之鄉黨談經之謬分司徒以屬之各官故一登講堂永恥民事有父兄荷蓑笠而子弟衣輕裘見達官貴人竦然敬起見胼手胝足雖至親赧然媿之是雖冠服士人言論道法而其孝友之實曾塗之人不若矣此風俗之所以日下也乞勑諭提督學校官敦本抑末進農民之秀重居鄉之行凡入學生徒必求子弟曾知稼穡有孝弟實行者取之每于考校後咨訪篤實父老如古所謂孝弟力

田者量賞犒以風之設稽行簿付之里老書其敬敏任恤條報其善行旌異之其鄉行玷缺者選人不許入序歳貢舉不以應科而命府州縣教官集諸生為會五日一會先將所欲講求經傳手録之録畢即將本文諧協音聲圏點句讀會通章大旨尋繹不得破碎擬題以壊經義苟有自得録冊端商之所作字務莊楷次將身所處倫理間事未盡分若所遭不如意者務盡心商處如此將不出畝

畝之中鄉庠之内而駸駸然有復古之漸矣且夫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存其心則與天地為一一息不存則不與天地相似失久不復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心何以存曰敬敬何以入曰畏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敢不敬乎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畏也惟畏而後能敬敬而後心存朋友之交切嚴如此至舉業文字士子所賴以發身者固不待督責而自勸者矣然其業之也粗

解章句輒決裂經傳擬題搆文競為浮華放誕之言以奪有司之目是則雖名士人其設心與壟斷之徒何異放心至此尚何望其讀書窮理以求見聖賢之心法也哉必申令學官務戒諸生一洗此習先閉門靜坐整齊嚴肅然後以先儒讀書法取聖賢經書誦讀而近思之體認深至程子曰如讀論孟將門人問處便作已問將聖賢答處便作今日耳聞又云未讀時已曉文義大畧既讀後自家

見得又別但覺意味深長今生徒知此味者或鮮
矣近議者又以為讀書無益傳註為贅正緣其始
未知讀書之法未深於讀書之味後有所得懲之
太過而不知此論一開必將至於尚清談滅禮教
聾瞽一世使天下貿貿焉無所執持而後已非所
聞也乃小學之教本古庠序序以明教庠以行禮
而視化春民畢出在野冬畢入于邑餘子畢入序
室學六甲五算書計之事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

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堅强其血脉也故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降登疾徐以養其血脉今之教者嚴課程急記誦以傷其䰟强所不能苦其思索以損其魄而教與養胥病矣臣治縣時闢義倉之右廢寺隙地南北數百步有餘建為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為門左右為塾以篤實長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為習禮堂中

繪陳祥道楊復所撰禮圖曰童子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鄉射禮立師掌之諸童子進學即率見先生習升降拜揖坐立之節隨授一圖指示擘畫令其通曉間令展習以辨雜服又次為句讀堂內榜管子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圖次以孝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仍為講說大義約之入身又次為書算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即以四方上

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數授之又次為聽樂堂
内置鼓鞞笙磬投壺詩章弓矢禮樂之器或教以
鼓節或教以詩歌或教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
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遍而日亦且晡
矣自聽樂堂復之書算以次至句讀至習禮皆略
復舊業于門左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子弟
之憂而子弟亦得養其徳性血脈養其耳目心志
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於以養端正之本而復古

興理幸甚

元大興府學孔子廟碑馬祖常文曰昔我太祖皇帝受命造邦金人孫于汴太祖即以全燕開大藩府制臨中夏維時已有定都之志矣故太宗皇帝首詔國子通華言乃俾貴臣子弟十八人先入就學城新剏于兵學官攝于老氏之徒迨世祖皇帝教命下始正儒師復學官廟事孔子歸壖垣四侵地勒石具文作新士子至元二十四年既城今都

立國子學位于國左又因故廟為京學京師雜五方俗尹治日不給廟之墻屋弊壞將壓以毁講席之堂粗完泰定三年今大尹曹侯上視廟貌祠位皆不如制割稍入為寮寀倡然後大家富人合貲以聚財者有焉釋子方士分食以庇徒者有焉施于廟咸樂相成延兩廡五十有二楹締搆塗飾工良物辨象從祀諸賢百有五人妥靈惟肖威儀有容又懇請於朝得廩餼弟子員百人受學於師復

其身不勞以事於是天下首善之教興焉廟肇自
唐咸通中至遼金燕為都邑故嘗用天子學制選
舉升造與南國角立亦一時之盛也太宗皇帝當
雲雷經綸之世聖訓諄切以德賞喻文師以戛楚
懲子弟饑焉粟肉渴焉酒醴力焉僕使恩義甚備
其養賢勸善之誠固已高出於百王之上矣世祖
皇帝立極作則人文昭明登用儒臣躬親講學故
當時勲賢之裔以及宿衛之臣罔不以揖讓俎豆

之為懿顓蒙昏庸之為恥也而三代國學黨庠
遂家塾之等秩然羅列于上下才學經術用世之
士踵武而出暨仁宗皇帝賓興大比四方舉進士
比登賢書策名禮部者京師屢倍于外郡非列聖
仁涵義揉百年之禮樂文物推而致之與燕自虞
夏為武衛之服名公之化尚矣昭王築臺以徠賢
士鄒衍樂毅劇辛至有稱於世韓嬰以詩易為一
家師孔頡達博綜五經卓然庶幾醇儒今多士游

歌在庭𢹂衣在廟將見魯鄒之美矣若嬰頡達宜所不道矧衍教辛之徒哉夫儒者之學詩書六藝之文以至施天下之道無有二也後世教不明家異人殊各溺于所習以相詆訾由上之教無以一之嗟夫古者小學大學之師弟子之傳皆本于道德仁義之實著於詩書六藝之文非有教有授則不敢以傳也傳焉而龎雜不經則上有刑也是故風淳而氣固由上之教有以一之也而王國多士

逢文明之會肄業有學學有師春秋祀其先聖先師者有廟有位入有食以處出有貴于衆所以報稱列聖教化之德而應賢侯承宣之志者必冠而起矣提舉學事崔居中教授賈良弼言正張禎祿司視以狀請曰廟之事成前尹馬思忽實能始之今尹曹偉實能終之經歷王孝祖薛讓譼廵監院兀都蠻使李權且能考工於下也余既為言正兗郕沂鄒四公配食東鄉位其來請遂為銘詩不辭

詩曰皇元有赫奄受大國于月之嵎于日之域京邑翼翼莫不来極子誕敷文徳新都有嵯辟雍峩峩琹弁之瑳濟爾象犧鈞爾弦歌新宫則那舊廟如之何皇帝在御百度咸若海輸維柟河浮厥柏是尋是斲虔庠嶽嶽式光我上國元聖儀儀元紱龍衣衎我先師既右享之采芹于池薦此明犧用介我蕃蠻蕃蠻伊何彼美多士克明克類克諒厥事以登膴仕以媚于天子有鏗華鐘路鼓逢逢言

燕于公有翼有顒多士既同天府是庸惟曹侯之
功曹侯誾誾廼承廼宣御劇廼專虞庠連連王氏
安安祇國維賢天子萬年

武學附

洪武初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仍建武成王廟
上曰立武學是分文武為二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以
前之士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如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
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成文德豈比

于後世武學止講韜畧不事經書專習干戈不聞爼豆拘拘於一藝偏長哉今建武學又立武成王廟是近世之陋規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學武成王廟罷之

軍衛舊無學與府州縣同城者軍官子弟皆附其學獨治一城者皆立衛學宣德十年從兵部尚書徐何之請也武官子弟曰武生軍中俊秀曰軍生衛學之有歲貢始于成化三年從李文達賢之請也

京衛武學始于正統六年除教授一員訓導六員教習勲衛子弟以兵部司官提調之每三年一開科如文士鄉試制然勲衛率多紈袴學雖立而卒無干城出其中者然後知太祖之謩謨遠也

宋時武學與太學宗學共稱三學其時中武科者授簿尉之職初調即可補州縣與文科不甚遠文武之途不合而天下欲治不可得也

天順八年于武舉分為二等上者加署職二級次

者加署職一級旗舍餘丁上者授所鎮撫次者授官帶總旗民生上者授各衛試經歷次者授各衛知事後絶無授經歷知事者

春明夢餘録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明夢餘錄卷五十六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首善書院

首善書院在宣武門內東城牆下鄒馮兩先生講學之所也京師首善之地元宮梵宇鴟吻相望而獨無學者敬業樂羣之所往年羅念菴先生徐華亭相國同志講學率借僧舍誠大缺事也天啓二年鄒南臯馮少墟兩

先生倡道於兵火震撼人心披靡之時有功於世道殊鉅御史臺諸公搆書院一所於宣武門内東牆下兩先生朝退公餘不通賓客不赴宴會輒入書院講學紳衿有志於學者環而靜聽或閒出問難無不暢其懷來一時轉相傳説咸知顧名義重廉恥士風為之稍變未幾逆璫用事郭允厚朱童蒙輩相繼疏論以講學為門户未幾楊漣二十四罪之疏上附璫者唉璫謂此皆門戸中人也黨禍大作善類一空而御史倪文煥遂奏請毁

書院棄先師木主於路左辟有記為葉公向高文董公
其昌書並碑焉書院既毀逆祠乃建及逆祠毀而書院
不復建蓋以秉政大臣猶襲門戶穢唾以錮天下向學
者遂使闕閫壇坫之迹終不能勝蜀洛門户之見哀
矣昔人有言國之將亡必具禮樂先去而後國隨之
然則當日失禮之大孰有踰於首善書院一事者乎因
輯其略俾後之有志興復者有所考云
葉文忠向高首善書院記首善書院者御史臺諸

君所創為南臯鄒先生少墟馮先生講學所也額曰首善者以在京師為首善地也二先生語余子為記余曰記講學者必其素嘗學問之人高不知學何以為辭二先生固强之余乃言曰古之所為教學則庠序學校盡之矣當其時里黨之所肄習師儒之所修明舍三德六行五倫之外無他物也自鄒魯興斷斷於洙泗覔繹之區始言心言性言道德仁義而其指歸不出於孝弟時庠序學校廢

而賢人君子之有志於學者始欲得聖賢為之依歸以共維世教於不墜其上下之相為補救如此漢唐以来以雜途詞章取士置德行倫常於不講至宋而濂洛關閩諸儒乃復續鄒魯之微言轉相授受廬洞鵞湖始有書院以聚徒講學亦杏壇之遺意也明興設科羅才雖取詞章而學宫功令載在卧碑者一本於德行至以明倫顔其堂其大指與三代同而末流之弊逐功利而迷本真乃反甚

於漢唐賢士大夫欲起而維之不得不復修濂洛
關閩之餘業使人知所向往於是通都大邑所在
皆有書院而京師獨缺欲講學者率寄跡於琳宫
梵宇黄冠緇流之所居而無一敬業樂羣之地盖
二百年於兹矣夫大學之道明德親民歸於止至
善其釋止至善首言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其重邦
畿如此而要其所止又不外於君臣父子之倫盖
聖人之教人明白顯易不為奥說渺論又如此夫

惟君臣父子之倫明而後朝廷尊朝廷尊而後成其為邦畿可為民止故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會極會此歸極歸此此之謂首善非他之通邑大都所得而比也二先生之惓惓於此舉意念深矣吾聞鄒先生之學深參默証以透性為宗以生生不息為用其境地所詣似若并禪機元旨而包括於胸中馮先生之學反躬實踐以性善為主以居敬窮理為程其識力所超又若舉柱下竺乾而悉驅

於教外要之於規矩凖繩倫常物理尺尺寸寸不少踰越與世之髙談性命忽畧躬行者大相逕庭則二先生師世淑人之模範又無不同故凡謁鄒先生者盎然如太和元氣之薰蒸疑遊華胥之庭其見馮先生則屹然泰山喬嶽生仰止之心今合二先生振鐸於邦畿又適值聖天子道化覃敷統接堯舜一時名流濟濟如龍源鍾先生輩相與于喁倡和共明君臣父子之倫闡皇極以示會歸使凡

有志於大學者毋以至善為荒唐而唐虞三代之治可復還於今日則其所補於世道豈淺鮮哉往徐文貞在政地好講學朝紳借以為市江陵矯之至盡毀天下之書院使世以學為諱余愧不能為文貞奉二先生於阜比而幸與之同朝時聆其謦欬又讀其論學之書目覩書院之建未嘗不忻忻然有執鞭之願世得無執江陵之見以誚余乎余亦甘之矣書院在大時雍坊十四鋪貿易自民間

為貲一百八十兩皆五廳十三道所輸經紀其事者司務呂君克孝御史周君宗建以天啓二年月日開講是為記

鄒忠介元標謹陳共學之原疏臣以待盡之年日有家園之思行裝已束待期而請偶聞聖嗣將誕大小臣工咸慶聖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歡欣祝頌豈臣子之情臣所以睠戀遲回者以此本月初四夜接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疏為

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起門戶之漸欲臣等
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為戒以法度風俗進
賢退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深哉科臣心乎臣有
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
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
果是本分與否也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
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
學則其道無由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

道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戸則名教所不載也湛湛清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總是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大小成小德可成材可達盡是皇上大澤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宮會館觸目如林梵唄新聲沸耳如雷豈獨礙此嘐嘐則古昔談先聖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内衣冠萃止之壇坫耶臣常邈思千古自吾夫子振鐸

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歸至宋而諸儒並起我明益光大有耀臣等方欲為孔孟求心法之傳童蒙獨不思為東魯延箕裘之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即兀坐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隕志所藉朝夕切劘者無論他

省即東魯則孟秋朱鴻謨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
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國集諸部臣手書識仁
定性二書與諸士商度今未嘗以是損徐階相業
神宗癸未乙酉丙戌間臣等每集於演象所月有
講會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
輔所知也若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
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
道學也一語端為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

理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
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
無意趣惡聞講學者實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即
位極人臣勛勒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
是虛死朽骨青山黄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飄
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甘者也
臣又有言焉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
在昔朝貴自歧意見一倡衆和幾付清流懲前覆

轍不在臣等臣心在光天化日之下剖藩籬垣牆之界聞童蒙之言惟自鞭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思詩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嚶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為倡學者之戒臣為順則之民足矣願陛下經筵日講為諸臣先無以臣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國家幸甚臣愚幸甚

馮恭定從吾書院當建臣罪當斥疏頃臣接邸報
見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本憲臣議開講學之
壇等事臣讀之不勝惶愧竊惟世道之所以常治
而不亂者惟恃有此理學之一脉亦惟恃有此講
學之一事講學創自孔子而盛於孟子故孟子以
作春秋闢楊墨為一治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
國紛爭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歎至宋儒出
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興於宋而禁於宋是

宗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伏惟我二
祖開基表章六經須行天下天子經筵講學皇太
子出閤講學講學二字昔為厲禁今為令甲是周
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昨二月間因東
事暫停經筵而言者以為不可旋復舉行人人稱
快然臣之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已不講是欺也倘
皇上一日開講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
諸臣亦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倘皇上一日

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諸臣又何以
置對今臣等創建書院於此豈為名豈為利豈為
官爵豈為一身宴遊之地豈為子孫世守之業原
為兩京十三省俱有而京師為天子之都為首善
之地反無書院非所以壯帝都而昭一代文明之
盛況今外内交訌邪教猖獗正當講學以提醒人
心激發忠義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偬之際不廢
講學卒以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謷不恤得失

而甘心冐昧為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矣夫以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為之真為可駭無怪乎童蒙之有此疏也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如何脩精神如何惜耳童蒙可謂愛臣厚教臣多矣臣方感之服之而又何暇與之辨惟皇上察臣無他䏻罷臣歸田使廟堂之上省一番議論臣即耕鑿深山亦有餘適臣不勝悚惶待命之至

葉文忠向高陳愚衷以質公論疏頃科臣朱童蒙以講學論鄒元標馮從吾二臣已奉旨慰留此猶論其事耳未病其人也今科臣郭允厚遂併其人而詆訾之臣竊以為過矣二科臣之意似不在講學而在於明歲之考察恐鄒元標有所左右其袒即允厚疏中亦已自言之年來門戸釁與互為勝負近當事者劑量其間人心稍平臣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每論及此未嘗不歎息於前事之過當而

以令此計典必力矯其失一切歸于公平鄒元標議論亦是如此毋奈人情多端過生猜疑必逐去鄒元標而後快也鄒元標在皇祖朝直聲振於朝野三尺童子無不知其為忠臣淹伏數十載海內共惜皇上拔之田間任以九列足稱清朝盛舉臣素不識鄒元標近與周旋見其懇懇愛人之念渾渾赤子之心絕無分毫矜名負氣籠罩矯飾之態心甚慕之即謂其居山已久於世局有所未諳宅

衷太虚於人言有所易入然於鄒元標之本色無所損允厚所列率皆吹毛洗垢無甚關係至於張居正之卹典則楚人請之臣等擬之功罪原不相掩襃貶何妨並存鄒元標之不言臣方服其無成心奈何更以為罪欲併其一生之大節而抹殺之何其甚也鄒元標在朝如麒麟鳳凰自足為瑞如渾金璞玉自足為型何必規規然責以服乘之能雕鏤之技哉若逐去鄒元標則其他之講學氣節

如鄒元標者皆不得安其位人心必為不平紛爭
又將不了門户之禍必與國家相終始朝廷之上
已先自亂又何暇問封疆之事哉而臣亦烏可一
日居此地也夫講學之禁從来未有乃二科臣之
疏屢奉内傳頻更票擬至謂宋室禍敗由於講學
誰為此言以告皇上獨不思宋方盛時正以濂洛
關閩講明學術比及南宋王淮韓侂冑陳賈葉始
立偽學題目搆陷朱熹諸賢而宋祚遂終我太祖

高皇帝立綱陳紀設科取士一本於宋儒成祖文
皇帝復令儒臣採輯宋儒論學之書為性理大全
須學宮二百五六十年道德一風俗同一切裂防
決綱之事有所忌憚而不敢為皆係於此皇上奈
何輕聽二科臣之言而不深考祖宗一代之治法
乎日來言路諸臣條陳甚多率多咈而少俞乃二
科臣獨有當於聖心臣誠不知其故也如以講學
為結黨則世之結黨者豈盡講學之人若欲結黨

何待講學如以元標之講學為可議則臣又有忠告之談當嘉靖時海瑞以忠直著名謫歸起官為應天巡撫剗剔搜切人皆不堪卒被擠以去其後再起再被人言當時亦有以言者為是至於今日瑞之高名如故而言者卒為世所詬病今元標之失未至如瑞而求多者乃反甚焉臣又安知他日之議論竟何如耶臣職在平章可以無言但恐人心不同煩囂易起若不稍為剖明必將有非二臣

者又將有非非二臣者紛紜排擊險怪一至於此
今臺臣馮從吾又求去矣銓臣張問達亦苦苦言
元標當即繼之矣去察典幾何時而在事諸臣勢
將一空誰為皇上了此事者臣安得默無一言且
當聖明之朝有道學之禁臣為執政而諸賢連翩
去國天下萬世清議謂何且將與王淮陳賈輩同
被惡名是亦臣之所蹴踖不安者故敢冒昧一伸
其愚如以臣言為偏護則臣願與元標俱去以謝

科臣不敢自明者也臣生平不知講學惟是臣鄉素稱海濵鄒魯生鄒魯之鄉而禁孔孟之學臣尤不敢統望聖明鑒察臣不勝悚息塵瀆之至

又請休致疏頃臣以朱童蒙郭允厚論鄒元標冐進一言盖臣自弱冠為諸生聞元標抗疏廷杖四海之人凡有心知者無不仰慕以為真古之遺直比臣通籍則元標再起為給事中為吏部皆以直言去臣備員政地人皆以不能起元標罪臣即臣

亦自以為生平第一歎事幸遇皇考皇上録用遺賢拔擢元標而臣亦自田間来得有同朝之喜元標屢有去志皆以勸留而止臣亦自盡其夙心耳固不虞世之不能容元標一至此也童蒙兩臣疏謂無逐元標之心此誠是矣然自童蒙之疏上未幾而郭允厚繼之郭興治又繼之童蒙病其講學允厚併及其人品興治又恐禁學非所以為名人品未可以遽定遂深而擬之為賊三臣之意同而

其說則已三變其攻元標可謂不遺餘力矣從學宮之改敕書禁講學毀書院沙汰生員此乃張居正所為非祖宗朝法也居正之得罪於清議背成憲失人心正為此事童蒙奈何引之臣為書院記文固云世必有執江陵之見以詆余者何其言之偶中乎至以屢奉内傳數語為臣之險毒則不過臣據事直書同官諸臣共聞共見未嘗添揑一語亦未敢過疑童蒙之有他也童蒙欲臣主張目前

使禍機交息則如此一事臣已不能主張矣誰發
禍機而望臣息之哉然童蒙實未嘗攻臣臣豈可
為童蒙求去惟念封疆多事各鎮告急茫茫無以
應而滇黔危困至極其承役來此求救者日時涕
泣臣亦為之淚下無餉無兵無策可救各處撫按
及科道官又連章累牘請免加派終無可以免加
派之策臣本老病之人為之焦思苦念日夕眩暈
每對同官言尸素如此何顔自立本意勉挨明春

方敢求去今再三籌度萬不當留留亦無益伏望
聖慈哀憐允放仍勅下九卿科道悉心講求所以
足餉足兵拯九邊救滇黔之策其他閑言閒語可
以暫置童蒙輩亦各安其位勿過猜疑臣雖歸死
林下有餘辜矣
高忠憲攀龍論學揭近者黄門朱五吉有憲臣議
開講學之壇國家慮啓門戶之漸一疏指意歸重
東林至欲以東林為戒而不復講學此說一倡吾

道之禍大矣職東林人也即不言及於職何忍坐受東林之誣正欲具疏旋奉明旨如日中天不復瀆奏以啓爭端故謹具揭夫黄門所言東林非東林也乃攻東林者之言也所言東林之禍非東林能禍人乃攻東林者欲禍東林也數年來職每自詫理義人心同然何以言理義者輒目為朋黨而不容於世乎一日憬然曰正惟同然也故以為黨也國家用一當用行一當行去一當去必曰是東

林之脉也或有人言一當用言一當行言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人也不論東西南北風馬牛不相及之人苟出於正目為一黨東林何幸而合天下之衆正何不幸而受天下之羣猜弓蛇石虎塗豕鬼車皆非實事也即如郭明龍正域生平未嘗講學生平不識東林黄門謂與顧憲成開講東林即此而觀他可例推𣍐亦黄門師生婣婭之間涵濡浸灌之久於時局之説不自覺其入之之深乎不

然何以二三年來門戶去於人口依然還作當年口吻耶夫時局何為而攻東林也方中涵相國未入相之前首叅之者吴嚴所亮也既入相之後首叅之者錢梅谷春也故一時承迎相國者皆以攻東林為職業摧殘善人戕害國脉率由於此此果東林所為乎抑攻東林者所為乎以為東林所為東林能制其鄉里言官不叅論人乎昔程伊川先生講學於熙豐而為蔡京諸人所攻朱晦菴先生

講學於慶元而為韓侂胄諸人所攻不以蔡京韓侂胄為戒而以伊川晦菴為戒可乎東林非程朱而習程朱之教者也不幸類是矣夫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道也知道則刑名錢穀皆實事也不知道則禮樂刑政皆虛文也在此心迷悟間耳諸老從迷得悟不忍人之靦面而迷故講以明之正使之即事為學非以學廢事黃門曰孰是仕優者乎乃可學不然勿言學職亦曰孰是學

優者乎乃可仕不然勿言仕審如是可仕者寡矣
宇宙甚大不可以一見相礙釋老且不能廢况可
廢儒儒者以明道者也非儒生帖括之謂也非督
學膠饗之事也收拾精神而非消耗精神者也人
不知學世道交喪於是朋黨禍起相安則交安相
危則交危故黨類之黨不能無是群分之品也偏
黨之黨不可有是亂亡之本也知黨類之不能無
使之各得其所而勿相猜忌知偏黨之不可有使

之各懲其禍而勿為已甚但得人人自反勿專尤人則無不可融異為同化小為大故有教則無類并黨類之黨亦可融之者其必由學乎惟學可消門戶顧以學為立門戶職未見立門戶者而可以謂之曰學也

有明之初各省俱有書院自張江陵當國始行嚴禁江陵沒復稍稍建置一時著名者徽州江右闗中無錫而至天啓中京師始有首善書院然人不

知各處書院而統謂之東林又不知東林所自始而但借東林二字以為害諸君子之名目葢東林乃無錫書院名也宋楊龜山先生所建後廢為僧寺顧涇陽先生自吏部罷歸贖其地建楊先生之祠同志者相與構精舍居焉至甲辰冬始與高忠憲數公開講其中立為會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為教然躬與講席者僅數人時涇陽先生已辭光祿之召不赴於新進立朝諸公漠無與也適忠憲起為總憲風裁大著

疏發御史崔呈秀之贓呈秀遂父事忠賢日嗾忠賢曰東林欲殺我父子忠賢初不知東林為何地東林之人為何人輙曰東林殺我既而楊左諸公交章劾璫璫益信諸人之言不虚也於是有憾於諸君子者牽連羅織以逢迎璫之惡鋃鐺大獄慘動天地遂首毁京師書院而天下之書院俱毁矣及忠賢誅公論明廢籍遺佚駸駸登用適大言不慚之邊臣僨轅敗事失志者乘機搆衅復倡黨説謂庇護邊臣者

東林也於是蒲州高邑大名一時俱去朝廷之上另用一番人政事日新議論日奇刑尚苛刻而以言寛大者為東林餉主加泒而以言減免者為東林賊議欵撫而以言戰勦者為東林至政本之地司馬之堂前後閧凶俱衣緋辦事而以言終制言綱常者為東林於時至清無徒閉門博古之黄宫詹且糾之為老妖誣之為立懺降謫不已繫逮之詔獄不已廷杖之烟戍不已永戍之及劉總憲被

斥出都破帽蒙頭舊部民京兆父老十餘為之牽驢洒泣乃政本大老方修以為得計嗟嗟覆亡之禍豈盡關氣數哉余生長輦轂於首善書院曽見其建又見其毁而冉冉老矣思興復之無期不能不於此憤惋留連三致意焉

按宋人滚儀王應麟曰漢初郡國往往有夫子廟而無教官且不置博士弟子員其學士嘗課試供養與否不見經傳然諸儒以明經教於其鄉率從

之者數百人其齊魯燕趙之間詩書禮樂春秋論語名家者甚盛則設書院昉是矣葢未脩庠序之教士病無所以學相與擇勝地立精舍為羣居講習之所若岳麓白鹿洞之類是也逮慶歷熈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彼時書院在南康者曰白鹿書院在湖廣者曰岳麓書院在歸徳者曰應天書院在登封者曰嵩陽書院稱四大書院

書院之設莫盛於元而皆設山長以主之給廪餼

以養之幾遍天下而在京師者有太極書院中書行省楊惟中請建書院德安人趙復賢士也皇子闊出征江南俘得之會姚樞奉命搜訪人才見復與語大悦之同北上遂以復居書院中録其所記程朱之書以教學者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按元人吳萊淵穎集云趙復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潰之仁甫遭擄遇姚文獻公中軍文獻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且蘄死會夜

月出即逃乃亟被鞍躍馬號積尸間見其解髪脱屨仰天呼泣葢欲求至水裔而未溺也文獻既以徒死無益乃還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經傳故今文獻與許文正公遂為當代傳宗仁甫為有以發之也先正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寂難仁甫當天下擾攘之際乃能盡發先儒傳疏而傳之不亦難乎上在潛邸常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

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燕久常有江漢之思元得若人以主國學可謂得人矣

衍聖公府

衍聖公府在皇城西太僕寺街仁宗初諭四裔來貢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民舍無以示崇尚之意乃賜府第其入京下程自宣德後用羊一隻鵞二隻酒六瓶麪二十斤茶鹽醬各二斤油燭十枝其初大庖欽賜後改禮部又改順天府

聖裔漢初封褒成侯至唐元宗始封孔子爲文宣王而令其子孫得襲王爵宋神宗議加至神元聖帝因李邦直言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爲帝於是僅加元聖二字至和中祖擇之言文宣謚號後嗣不當以爲封爵乃改封衍聖公至後因之然既封公爵品居第二泰昌元年山東撫臣以聖裔陳乞復王號具疏上聞爲通政司及禮科所駁而止衍聖公秩二品特賜麟袍玉帶誥命用玉軸大朝

會班一品上示不臣也孔氏世舉一人為曲阜令

公親弟承子思為翰林五經博士其從南渡系衢

州者亦世襲博士凡曲阜孔氏大小俱免徭役公

許蔭五百户丁為從人又宣徳閒孔諤者會試至

京名見即與進士出身授春坊中允景泰中名公

詢者會試中式賜出身除禮科給事中始持服服

除超拜少詹褁朝優禮之如此

神宗萬歷七年諭衍聖公萬壽入賀朝廷待以賓

禮不在職官文武之列不必朝叅此古待三恪所不及崇禎辛巳七月行幸學禮取行聖公孔㣧植五經博士孟聞玉等至京傳令賜宴舊無賜宴例亦屬特典

春明夢餘録卷五十六